LIBRARY
JAN 11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19--
V.46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95/62
ASIAN COLLECTION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凡十八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杜銘能羣望屬喬新時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缺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卽斥去之嗣後每歲

仲春舉行。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爲誤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庶不遠而復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爲忠順王○三月帝視國子監○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起用言事降謫諸臣

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敖毓元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循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

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正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璚等劾曉罪大
惡極不當宥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於獄戍之

先是帝廣開言路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
當路鼐意氣尤銳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陷
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

短龐家壽州知州劉槩嘗餽龐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龐亘以書示客瑺得間會帝遣宦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薦龐及劉槩可任瑺因嗾同官陳景隆劾吉人私立朋黨并及槩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下詔獄龐瘐死槩戍邊人削籍智文祥貶官瑺遂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承平久兵政廢弛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

入衛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秋七月。詔求直言。○冬十二
月朔日食。○賜故少保于謙謚忠愍
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
旌功

庚戌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爲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
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人星杵臼。近營室。考
之載籍。爲兵爲饑。爲水旱死亡之徵。又曰天下大亂竊

見連年風雨不時所在水旱邊境未寧盜賊竊發禍亂之作恐亦不難惟陛下深思軍民困苦沙河橋南海子役軍士數千經年未見畢工內府磁器本足用無故遣內官燒造並宜停止所司有陳闕失者伏望聽納次第舉行則可以易災為祥轉禍為福從之

京師地震

四年春二月逐番僧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巡鎮劾總兵官柳景貪暴不法景遂下獄以連姻周太后家有與援反訐紘不已命逮紘并鞫罷歸紘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一不貶損既踰嶺囚服就縶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

尋遽就拘執。恐損國威。旣踰嶺。眞囚矣。八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秋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啣之。嗾御史鄒魯
劾喬新通賂鞫治無實。遂乞休去。
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
文淵閣大學士。
尚書入閣自濬始。至六年二月內宴。濬遂居吏部尚書
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者。班皆列六部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以哈密來歸。○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
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
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
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爲皇太子。○夏五月求遺書。○六月下御
史彭程於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所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及[illegible]

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
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
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
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詰責光祿卿
停俸程慕揚先帝下獄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珝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
泥塑六尚書之謠帝仁明同列劉健徐溥皆正人二人
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竊美名以自蓋至是帝欲封后
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
帝不悅遣中官諷令移疾歸

冬十月。更中鹽法。

明初。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時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爲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旣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

癸丑

爲循吏豈可得也帝卽命止之。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璸。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

皆與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之。

詔博選才臣往治時大夏爲浙江左布政以王恕等薦擢副都御史賜勅遣之。大夏塞張秋鎭河下流使北入東昌臨淸。由天津入海運道以通復自黃陵岡浚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築長提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秋鎭曰安平鎭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以哈密來歸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未幾諸番索陝巴時將不得阿黑麻忿率兵夜襲哈密執陝巴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前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不悅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梓行濬謂其沽直謗君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

亦銜恕因訐恕變亂選法所作傳侵先帝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外論謂濬實嗾之恕奏辨下文泰獄訊狀果連濬濬亦疏辨乞放歸帝慰留恕稱疾罷歸文泰貶官

六月蝗○秋八月京師大雨雹○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讚平黑苗

都勻苗乜富架長脚等作亂廷讚與兵備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誌伏兵擒之乘勝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歸廷讚請於都勻清平二衛設流官與

土官兼治，於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
曰清平，苗患漸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
濬治，時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遂今九十餘年
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
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
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
港入海，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澄湖水，由七丫港

入海下流既通於是開湖州之溇涇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勑繁請如 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秋七月以宋

儒埸時從祀孔廟○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魯番既襲據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翥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於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令副將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分數道進至羽集乜川畢會夜半大雨雪及明奄至城下拔之牙蘭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令爲忠順王鎮哈密

丙辰 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爲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緩逋征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請蠲除監稅官課入

多者。與下考。冒濫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於獄。

岷王奏武岡知州劉遜不法事。命錦衣官校逮之。泮等率科道論救。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紳等六十二人於獄。臺諫署一空。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九卿力諫。釋之。遜亦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爲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讞詞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珪不平。上言。臣在刑部三年。見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仇陷或爲人報仇。

或受首惡賍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東廠。戮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死不悔。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旋歸。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裨國家大體。分別擢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十年。春三月。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畢。召徐溥等於文華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筆改定。無[illegible]。每顧問。必稱先生。帝

即位以來宣召頗簡自此始後以爲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湖河川指揮劉鎮等戰死。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顏猛可。及北部亦卜剌因王。大爲

等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破起越原官總制甘凉軍務越言甘凉兵弱非藉延寧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托以腹心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勑大臣揀選操練令吏部正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既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火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精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

儲共二百六十餘萬而奇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瓊州黎亂討平之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顒

戊午

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

虜巢山後久，熟知路逕，累招野乜克力等擾邊。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傍。賊來襲，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

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
及越，越聞憂恚卒。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
委曲調劑，帝多嘉納。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
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至是以疾乞歸，踰年卒，贈
太師，謚文靖。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
中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香經廠、內
官監連年災。

循之以爲主。一切近代兄雜悉爲革去。俾以例通律之
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
火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虜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杲與都指揮鄧洪等禦之。戰數
合。大敗。洪及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爲靖
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
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
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
景皇帝故事。庶幾禋祀益先聖。有光太孝。下禮部議格不

行。

庚申 十三年。夏五月朔日食。六月，火篩寇大同，遣朱暉、史琳帥師禦之。

言官劾陳銳等無功，乃召還，以保國公朱暉充總兵官，侍郎史琳提督軍務，益兵往禦。

秋七月京師地震。○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於獄，貶其官。

雄上言禦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胡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

援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况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河南山西地震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夏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虜以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殺掠殆盡自鹽池驛至花馬池等處虜衆充斥道路不通是年秋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虜於河套斬三級以捷聞小王子火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三輔震動

秋七月。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官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搆。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子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子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鎭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等亂益甚。鎭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露益州。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鎭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刼略。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刼營擄友去。

九月朔。日食。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官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癰瘍潰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耻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

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賂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給事中楊廉上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蓋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

癸亥

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家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十六年夏四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衛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

御史巡視堂至鎮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秋九月桃李華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繹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寃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周太后不欲慈懿合葬裕陵廷臣伏哭文華門始得請及葬冥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

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二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惑
爲未合禮非見成化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
厚爲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後問祔廟禮劉健言
當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
用唐宋故事非漢以前制帝曰事須師古宋世不足效
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
孝穆別祭奉慈殿爲言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
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
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
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
閟宮之義宜倣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帝然

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
於奉慈殿正中從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於裕陵○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雹○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
自陳著為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
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
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
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火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廣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無算

秋八月罷東西衛軍

帝欲衛兵近地爲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夾兵耳由是閣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

媢造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
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勅廷臣
會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
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少卿吳一貫爲嵩明州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毛剌
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以捷
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
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
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
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實罪當徒帝怒

允珪髡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請一貫嵩明州同知。戊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十八年。春正月。小王子入寇○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亟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先是元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

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獻欲受命辛卯召東宮諭以法
祖用賢午刻崩年三十六。
太子厚照即位。秋八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
皇太后。冬十月葬泰陵。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一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盡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凡十六年

丙寅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麤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璫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

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illegible]
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先是健東陽遷以瑾等蠱惑
上心。請誅之疏留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
頗動。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
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
洩其謀於瑾。瑾等夜。趨帝前環泣曰微上恩。奴輩飼犬
矣且毬馬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
如是帝卽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
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韓文
再疏諫。不聽健遷卽日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事褫
韓文職并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

爲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東陽頫首而已。

以焦芳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閣。

除曲阜孔氏田賦。

丁卯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

劉健謝遷既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

仁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
勅各鎭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護衛。
初宸濠祖寧靖王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漫寇每從此毀牆入
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
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
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秋八月。作豹房。
帝爲羣閹蠱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文淵閣大學士。

戊辰

三年。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嫚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瑾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

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叱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己巳

四年夏四月王鏊罷

鏊初開誠與瑾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媕阿瑾橫甚鏊不能救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年七十五卒諡文恪

六月以劉宇爲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爲吏部尚書

始宇介於焦芳以結瑾得入爲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閤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

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途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瑾誅。宇削籍。綵以預謀逆瘐死獄中。仍剉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秋。小王子寇延綏。

庚午

五年。春正月。以費宏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

時湖廣歲饑。盜起沔陽。出沒洞庭間。圍岳州。陷臨

軍屢敗。鐘檄都指揮潘勛等擊破之。俘斬七百餘人。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眾十餘萬。延蔓陝西湖廣之境。陷通江營山。縱掠蓬劍二州。鐘令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擒廷瑞本恕斬之。廖惠遁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士兵虐尤甚。時有謠曰。賊如梳。兵如篦。士兵如鬀。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寘鐇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苛斂激怨。寘鐇遂舉兵反。殺東及巡撫總兵官。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

軍。先是仇鉞屯玉泉營。寘鐇召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唫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鐇。賊平。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劉瑾數於衆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斥為民。後大盜趙鐩寇河南。發其先塚。取芳衣冠。被庭樹。砍裂之。芳僅以身免。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敖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班丹。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與畫策。請誅瑾及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

萬珠玉寶玩無算所持扇內藏利七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爲清

曹元以罪免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自劉瑾侍東宮郎與相結得夤緣躐至卿相瑾敗元上疏乞哀言官交劾斥爲民

九月以劉忠梁儲爲文淵閣大學士○冬十月霸州盜起

初文安盜張茂交通豹房近侍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爲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貰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衆至數千明年賊分爲二劉六劉七寇山東趙鐩寇河南命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

錫討之。俾中錫。主招撫致賊大詆。逮下詔獄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大用等謂賊即可平。尋遣封賞與伏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駐師淸。賊擁衆竄霸州犯京師。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又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趙鐩於河南鐩奔湖廣官軍追獲之於江夏。劉六奔夏口。殺都御史馬炳然。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

六年。春正月以楊一淸爲吏部尚書○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時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

有大帽山賊。官軍屢戰失利。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士民深怨焉。

夏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贈太保謚忠宣。

冬十一月。地震。○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外誤。示李東陽。忠知爲中官所齮。乞省墓歸。

十二月。以費宏爲文淵閣大學士。○黃河淸。

自淸河口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月。

七年秋八月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斬賊首喻思俸等遂請班師。

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並姓朱氏。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

冬十一月詔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留京營

初江彬結義子錢寧以進及彬驟得幸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

聲達九門。上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性詳慎有文翰。初與劉健謝遷等請誅劉瑾健遷詞色甚厲。惟東陽少緩。故健遷去而東陽獨留瑾擢辱縉紳東陽亦多所解救。至是以老疾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贈太師諡文正。

癸酉

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斬一衆譁。乃縱賊使逸。縣傑者多不死。及破姚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illegible]賂目。兵乘間遁。轉掠撫衢。餘衆復集。至是召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明年。連破賊於貴溪東鄉。賊平。

甲戌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爲奇巧以獻。賓火藥宮庭。遂延燒宮殿皆盡。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至切。帝不省。

二月。以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慚恚。宸濠請復護衛屯田。藉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中官持奏詣閣。宏力言不當予。李子

之於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嘗劾宏
弟寀不當留翰林。郎指爲宏羿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
郎日乞休。命并寀致仕。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九月。謫編修王思爲饒平
驛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子惟陛下一
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
輕身。疏留中。謫饒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爲庶人。當沍自殺。

當沍好弄兵。聞袁質善射。嘗召與角藝。質無𭃄家告質謀
逆詞連當沍。遂被逮。謫守鳳陽陵。既至觸墻死。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逮暮成禮。

楊一清等言此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夏閏四月以楊一清爲武英殿大學士。

時楊廷和以憂去用一清代之。

冬十一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

清漕艘爲之阻。截八。夾江。舟大難進。易以舺艣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八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朔。日食。

十一年夏大旱。○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秋八月。楊一清罷。

時義子錢寧用事。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惡之。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一清力請骸骨歸

以蔣冕爲文淵閣大學士。○以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於南海子。
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四月斬貴龍。五月以毛紀爲東閣大學士。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得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爲帝建鎭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

入家索婦女帝大樂之。未幾幸陽和。適北五萬騎入寇
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
者數百人。以捷聞京師。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冬十一月
召楊廷和復入閣。

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
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廷和執不
從。乃已。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
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帝還京師。夏五月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

秋七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復如宣府。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封鎮國公。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遂北行。由大同偏頭關渡河。次榆林。綏德。至應州。太原。

王守仁平江西賊。

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

己卯

兒被殺者不得報讎。時相訴告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浰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鬢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

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京師地震。帝自加太師。敕諭南巡。

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又諭工部。令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

科道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等疏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邊師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哀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人之禍郎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甚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跪闕前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一人

夏六月宸濠舉兵反王守仁討平之

宸濠以藩與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者時帝無儲嗣

巡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遣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令閉門。甲士露刃環之。詭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逵奮身起罵。并縛逵斬之。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為謀主。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諭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

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為蠟書遣李士實劉養正令從恿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上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鬬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稱善文定偕道進夜半破廣順門禽宜春王拱樤宸濠聞敗急還軍擊走之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又即岸為營文定先遣五百人募舟四十艘實葦灌油與對江而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伏賊後黎明發舟乘風縱火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艑艫連絡不得發登岸

伏兵夾擊賊大敗掠宮女四人遁萬安知縣王冕追執之并其世子郡主將軍等數百人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以安邊伯許泰為威武副將軍領先鋒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至是守仁平賊之奏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湖俟上親征奏凱守仁不可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濠付之身還南昌張忠許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

安在守仁曰濠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耳今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巷祭且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皆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覘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詔還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宸亂且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冬十二月如南京

庚辰

十五年秋閏八月帝發南京

帝欲幸浙江梁儲蔣冕伏宮門泣諫乃還發龍江漁於

江口。避雨。瓜州民家。至鎮江。幸楊一清第。又臨故大學士靳貴喪。

九月漁於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左右掖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帝還京師。

時久駐於外。京師洶洶。傳言江彬欲爲變。及名諸大臣人情益懼。楊廷和毛紀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戮之。乃還京師。還之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名。死者梟於

辛巳

等。帝戎服乘赤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十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帝崩於豹房。

先是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至是谷大用張永請閣言帝崩於豹房。且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贊之。乃入啟皇太后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一如廷和請。

平虜伯江彬有罪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遺詔罷遣邊兵。及威武團練諸營。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

蔣冕毛紀及大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
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
宮中。俄而逮旨下。與李琮神周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
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
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迎興王厚熜至京師。入即位。

帝之未至京師也。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
安。及帝登極。詔書釐革正德中弊政。卹錄言事諸臣。中外
大悅。

召費宏復入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爲少保。入輔政。

並復其弟宋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上

時禮部尚書毛澄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澄乃會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其王師丹以為得禮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怒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理義之正可採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

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晁紀復上言舜不追崇
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
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於是觀政進士張璁疏言。廷議
欲考孝宗。叔興獻王拘漢定陶宋濮王陳迹耳夫漢哀
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
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
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乎。可以臣母乎長
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
後將併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
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

稱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 方抵廷議得璁疏大喜曰
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 詔諭廷和蔣冕毛紀欲尊
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 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
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於是 給事中朱鴻陽史于光御
史王溱盧瓊交章劾璁帝不 聽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
母妃至通州聞廷議考孝宗 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
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 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
臣惶懼毛澄乃請稱興獻王 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
獻后從之并尊憲宗貴妃邵 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
獨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 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
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 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

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
黃綰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爲南京刑
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齕。引疾歸不數日。帝手勅加
興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
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
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
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
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
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
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
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

言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
是請斥張璁邪說俱不報元年正月以淸寧宮後殿災
閣臣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不得
已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
稱本生父母三年春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
帝興國太后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五月梁儲罷吏部尚書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
劾瓊濫騰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
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
死戍邊

以袁宗皐爲文淵閣大學士

宗皐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卽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皐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

秋七月以喬宇爲吏部尚書〇九月葬康陵

壬[illegible]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二

起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盡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凡十四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二月。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總兵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鬨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陳九疇爲僉都御史。撫定之。巡按御史榆茂堅。發隆罪。乃誅隆。

三月。上皇太后尊號。

曰昭聖慈壽皇太后。并上武宗皇后尊號。曰莊肅皇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礦盜流劫山東河南及兩畿。都御史俞諫討平之。

礦盜王堂等。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賊往來金鄉魚臺間。突至曹州。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因詔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進勦。明年二月賊平。

二年。春正月葬孝惠皇太后於茂陵。○劉忠卒。○禮部尚書毛澄罷。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爲婞婞。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至是以疾歸

道卒。諡禎少傅。諡文簡。

歲星太白同晝見。夏四月旱。以宋儒朱熹裔孫墅爲五經博士。

御史王完言熹本婺源人。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從之。及墅老遂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於宮中。

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蠱帝。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摭最他事。戍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帝嘉之。自

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三年。春正月。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地震。二月。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遇事諫諍。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衘之。左右因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至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時方營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欲迎祀獻皇帝主。俊上疏爭。不納。趣建室益急。俊乞休。中旨以席書代故事禮

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書進不由廷推吏部尚書喬宇等
交章詆之書錄上大禮考議遂趣入朝
夏五月蔣冕罷以石珤爲文淵閣大學士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
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於朝廷事無所匡
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珤爲廷和所不悅欲引
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據禮力爭大失帝
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初璁萼同爲南京主事兩人日夜竊詆朝議萼上言陛

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璁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已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召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勿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

勛大喜約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等連章共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儻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於是閑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旨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詔稱獻皇帝爲皇考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

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璁萼獻夫之非疏皆留中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爲伯考矣

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羣寮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執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寛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八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璁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

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責紀要結朋黨。罷歸。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趣之急。遂為亂。殺鑑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為帥。事聞。以蔡天祐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至冬。金獻民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及總兵桂勇第。王微服夜奔宣府。勇被執。天祐及朱振馳救。乃得免。帝召勇還。即以朱振代之。明年春天祐縛斬三十餘人。衆始定。

以賈詠為文淵閣大學士。○冬十一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四年。春正月。仁壽宮災。○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賁緣入錦衣。構害甚衆。帝即位。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

京師大雨雹。○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凉主簿。屢被上官搒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并請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張

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席書亦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耶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鎮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猇弒父自立思恩土官岑濬襲破之及濬誅改思恩爲流

官。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覬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鏌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以其首獻。後遂改田州爲流官。

冬閏十二月朔。日食。

丙戌

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言。邇者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蕚亦力排宏。前年冬。御史吉

萼請召還一淸以淯明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淸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於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諭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淸等爭之不得石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况后妃璁萼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白陽堡。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

費宏石珤罷。

璁萼由郎署入翰林。望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數毀宏於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讒璁萼。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訐故大學士楊廷和。并誣宏及珤為奸黨。兩人求去益力。許之。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

齋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比至璁已入閣遷遂力求去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健致仕後劉瑾榜爲奸黨復削其籍瑾誅乃復官閒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慶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諡文靖健器局峻整正色率下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爲吏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

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朔日食。○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璁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卒諡文莊。

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餘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爲亂陷州城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隣交阯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土兵二千俾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

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爲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於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萼言。既而御史儲良材被黜，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爲奸黨，萼即奏復其官。

秋八月，下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於獄，責詠罷。

初，崞縣人李福達以從逆戍山丹衛，逃歸，更姓名曰張

寅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衛出入郭勛家。為仇家所發。御史馬錄。按山西。窮治之。郭勛為遺書屬免。錄不從。且劾勛庇奸亂法。於是科道交章劾勛。勛疏言。臣以議禮觸衆怒。帝信之。令移福達獄付法司。會羣臣廷訊無異詞。帝怒。下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於獄。命桂萼張璁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遂釋福達。逮馬錄付璁萼酷訊。坐。挾私故入。論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戍邊瘴地。遇赦不原。給事中劉琦。御史常泰等。四十餘人。以劾郭勛故。逮下詔獄。死箠楚者十餘人。餘皆削籍戍邊。錄之被逮也。賈詠遺書相慰。桂萼發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罪去。於是萼等自謂平反有功。

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以桂萼爲禮部尚書。○冬十月。以張璁爲文淵閣大學士。
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
讀以下。量材補外。於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餘人。非罷
選庶吉士。翰苑爲空。
七年。春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
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
三邊。
三月。謫遷罷。○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
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爲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諫諍志。陛下之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鑾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爲民。

秋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大破斷藤峽猺。猺尋復熾。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進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賊衆悉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

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悸墮娠崩。喪禮悉從殺。

十一月。立妃張氏爲皇后。○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介入貢。詔許之。

初番酋屢使求貢。入寇如故。所使多爲內應。巡撫陳九疇拘繫其前後使者數十輩。俾不得通。故屢寇皆失利去。瓊至。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又以牙木蘭內附。遂引兵剌犯肅州。既復使人求貢。請以哈密城易牙木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多詐。不可許。牙木蘭反正歸順。不可棄。瓊再疏如前。請張璁等卒用瓊言。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隆慶初贈侯謚文成守仁天姿爽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正德初以兵部主事抗章忤劉瑾謫龍場驛丞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二月以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

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爲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夏六月。前少師費宏歿。太

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諡文忠。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張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且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璁還

既之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
雜議刑部尚書許讚請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
清貲禮功乞寬假寶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
仕
冬十月朔日食戊戌刑部員外郎邵經邦於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實詩小雅變象懸符今得
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璁桂萼已能尋以議禮功復
名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
鎮撫司拷訊戍鎮海衛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

復召桂萼入閣

八年春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帝從夏言請作先蠶壇於北郊皇后行親蠶禮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西苑行之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曾盜庫金及殁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久之復其官謚文襄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士論惜之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以制作禮樂爲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適與分建二郊義合遂諭張璁等陳郊議夏言主分祀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帝怒下韜獄賜言四品服俸分建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帝以孔廟籩豆十二牲用犢儀同祀天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張璁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祠

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籩豆十樂用六佾配位
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從之

十年春正月桂萼罷

萼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很愎爲知縣時倖倖使氣
屢爲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壓
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夏六月雷震午門○閏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孝宗稱賢
相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至是卒
贈太傅謚文正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館璁也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侍帝左右數以事訐孚敬孚敬因搆陷行人司正薛侃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狡罔令致仕去

八月改安陸州為承天府○九月以李時爲文淵閣大學士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譖愬不已孚敬能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於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
禮石金於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等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
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遂謫戍邊衛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於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遣代自此始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劉基世爵○五月以
方獻夫為武英殿大學士○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
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
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嘗收

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眞人劉元節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

張孚敬罷

孚敬以星變乞罷帝慰留給事中魏良弼奏孚敬先後劾孚敬專横帝復罷孚敬

癸巳

十二年春正月召張孚敬復入閣○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下建昌侯張延齡於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鶴齡延齡皆昭聖皇太后弟也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爲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

廹無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寶等數十八鼓噪殺瑾巡撫潘倣奏瑾激變宜撫總制劉源清懲胡瓚事請討之遣裨將八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戶張欽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於獄奉爲帥

與官臣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寨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罷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馬昇楊麟始禽斬首惡黃鎮等以獻瓚入勞諸將撫定之

甲午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爲皇后

舊制皇后立祇謁內廟至是行廟見禮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秋

獻夫好飾恬退名屢爲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壓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六月南京太廟災

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提督京通倉場內官王奉季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塲錢穀皆戶部事令參用內臣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叔嫂無服且兩宮在上服當服青臣

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藍簡襴
衆詳之已而議謚號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朕別則
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
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後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
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太廟南向特建文祖世室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彝以張孚敬言更文世室曰太宗廟

三月葬孝靜皇后○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
經以苛虐失衆心爲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

回行至廣寧悍卒于纓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擒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以疾乞休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孚敬持身廉潔惡贓吏苞苴路絕亦時進讜言惟性狠愎報復相尋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爲黨魁帝以議禮故始終恩眷常稱少師羅山而不名

費宏復入閣

帝與孚時言今內閣之人復取耆老費宏來何如時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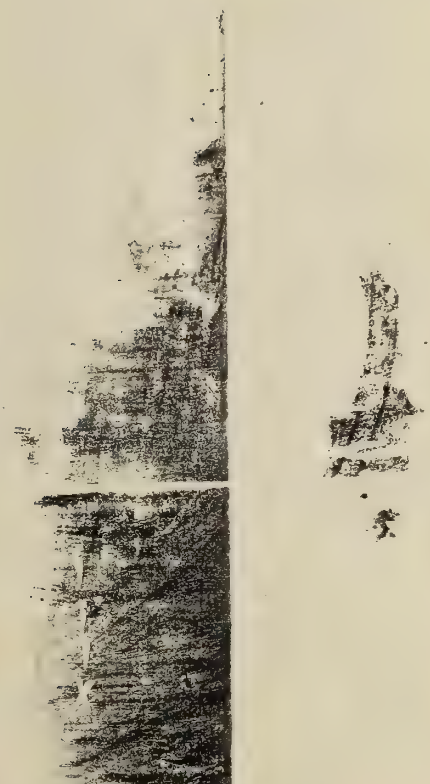
善乃進中官貲詔名宏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卒贈太保謚文憲



丙申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壬子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凡十七年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爲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甚衆。曰吉囊。曰俺答者。皆於小王子爲從父行。雄黠喜兵。居河套。爲諸部長。相率蹂躪諸邊。天和赴鎭。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敗之。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嘉靖三年。名入京。尤加寵信。封眞

入。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以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

丁酉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討安南。

初安南陳暠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䳭而自立。䳭臣莫登庸起兵討暠。立䳭兄子譓爲王。登庸握兵柄。恃功驕恣。旋逐譓。立其庶弟廣。已復殺廣而簒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剋期徂征。詔起伯温於家。命叅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簒黎。猶黎之簒陳。不足深較。

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拾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上之遂命伯温進師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姧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爲請不得鶴齡竟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嚴嵩言傳稱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

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於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有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即豐熙子冀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恥之

秋八月以顧鼎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時夏言當國。鼎臣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越二年卒。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祔於太廟。

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爲宗稱。於是尊獻皇帝爲睿宗。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太廟。廟號睿宗。復配享上帝於元極殿。

冬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李時卒。

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爲皇太子。封載垕爲裕王。載圳爲景王。○起翟鑾爲兵部尚書。行邊。

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起鑾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帝如承天。謁顯陵

夏四月。帝還京師。

帝初詣大峪。議遷顯陵合葬。未幾。欲親詣承天。周閱。下兆。命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謁陵。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及所過田賦歸過慶都。從臣請祀堯母墓。帝曰。帝堯及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祔之議。

復以梁材為戶部尚書。

材初主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

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名復原官。帝嘗曰。尚書伯
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彗星見。○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
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
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河南饑

庚子

十九年春正月。召翟鑾復入閣。○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
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
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成。觀奏請敘。歷不

卒者糾治從之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時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因郭勛以進帝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欲服食求仙夫神仙乃山棲者所爲豈有高居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沖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郭勛以罪瘐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吉囊於黑水苑斬其子小十王

吉囊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衛，總兵白爵擊走之。至是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三。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

冬十月，顧鼎臣卒。

辛丑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

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變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俞温等督師抵廣西檄諭登庸父子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與諸酋入鎮南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覈黎寧眞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

壬寅

九廟災。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冬十月葬孝康皇后。

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夏言罷以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

初郭勛告言寵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妬言言與嵩扈蹕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不懌嵩知帝指

罔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及幸大峪言進居守勅稍遲帝怒令致仕居數日怒解復召還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復令致仕將去詣齋宮叩頭謝帝憐之俾還私第俟後命時郭勛引疾在告帝問京山侯崔元曰勛何疾曰勛無疾俟言歸即出耳帝頷之會給事中高時劾勛奸利事遂下勛獄復詔言入直帝製香葉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嵩因名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而悅之嵩因傾言振暴其短會日食既帝手詔落言職以嵩爲大學士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

以展其私。誅殺者不可勝計。

俺答寇山西

時吉囊已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惟俺答獨盛。屢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誘縛其使。詭言用計擒獲。詔磔於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於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於太液池西。督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

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疾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

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貲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

緣舉進士遂斥爲民。

九月以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張璧爲東閣大學士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嘗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小王子入寇。

俺答與小王子入萬全右衛掠蔚州抵完縣京師戒嚴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

乙巳

恭城伯

二十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楚世子英燿弑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懼事覺遂與金謀逆會元旦置酒饗王及武岡王顯槐酒半從者出就食金等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錮武岡王於別室王從者扶門出告變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等往鎮巡官端寔詔磔於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毛紀卒

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家居二十年卒謚文簡

秋八月張璧卒○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嵩含積，復召用言。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譏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冬十一月，許讃罷。

丙午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劉晃為通海縣典史。

時太子生甫一年，尚未出閣講學，晃極言預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亂，遣何卿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會巡撫張時徹禽其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賊平。

卿素有威望終嘉靖世松潘鎮號得人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前𠫭將李珍擣巢於馬梁山後敵驚退

秋八月天鼓鳴○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二十六年秋七月河決曹縣

決曹縣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河臣詹瀚請於越皮寨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於獄

初爵與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並以直諫下獄歷五年不釋久之帝扶鸞宮中感乩仙語立出三人未

五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逮[illegible]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以大高元殿災釋之

皇后方氏崩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帝數使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及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令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詞甚厲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

解令言致仕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鏜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鎮甘肅以貪黷為銑所劾遂逮繫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草奏誣夏言納銑金法司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於獄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配

言撫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言繼方在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鄙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亦不從會俺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殺言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隆慶初詔復言官謚文愍

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入內閣預機務○俺答寇宣府大同總兵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未幾卒嚴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嵩激怒帝錮之詔獄

三月朔日食○皇太子載壡卒○秋七月倭寇浙東

舊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船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嘉靖初廢提舉不設濱海奸人遂操其利或闌出中國財物與番互市初猶商主之及嚴通番禁遂移之貴官勢家頗抑勒其直倭大怨恨時糾黨入掠巡撫朱紈急捕賊通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顯言大姓奸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劾紈擅殺紈仰

紈死亂益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至竄走
一空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
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
間道潰牆入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
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
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
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
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

分置陘間時寇已薄都城矣大同總兵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鸞爲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趣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乃整輜重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儀削籍

謫中允趙貞吉爲荔波典史

方偭答藩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許且請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惡之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卽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

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

廢鄭王厚烷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於獄孟津王祐善遂訐厚烷謀不軌遣官往訊無左

辛亥

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爲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冬十月張治卒○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錬於邊

初廷議俺答求貢事毛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錬在衆中大言起失策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

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禁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至是劾嚴嵩黷貨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

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投譯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市失威重長寇仇甚矣今說者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

壬子

而內得自修武備夫海內豪傑爭磨勵待試不及時激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愈喪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至矣或謀伏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値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予我善馬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於虜一不如意彼且敗盟凡此釁端百出其害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廷臣莫敢言惟陛下獨斷疏入立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於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徐階爲東閣大學士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
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海禁益弛奸民汪直徐海陳
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爲主謀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
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明年春大舉入寇浙東西江
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城流劫
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薄
通泰陷嘉善崇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

同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毁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横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河決徐州○罷馬市

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